《国语·周语下》伶州鸠语中的天象资料辨伪

张 富 祥①

（山东大学 文史哲研究院，济南 250100）

摘 要：《国语·周语下》所记伶州鸠语中的天象资料是晚出的伪史料，大率出于后世兵家言，并非周初原始观测的记录。夏商周断代工程误用为推求武王克商年的重要依据，所得结果亦不可从。

关键词：伶州鸠语；武王克商；夏商周断代工程

中图分类号：K221.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05)03－0040－05

《国语·周语下》载有春秋末年周景王时乐官伶州鸠的几段话，涉及商、周之际的重大事件——牧野之战前的一系列天象，近年暂时结项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用为推求武王克商年的重要依据。我们以为这一资料是不可靠的，工程的误用已造成相当的影响，有必要再加考辨。

据《周语》所载，伶州鸠之事语实分两端。先是，景王二十三年（前522）将铸大钟，单穆公极谏“不可”，景王又问于伶州鸠。伶州鸠虽以“臣之守官弗及”为推托，而也讲了“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等道理，又作结语说：“若夫匮财用，罢（疲）民力，以逞淫心，听之不和，比之不度，无益于教，而离民怒神，非臣之所闻也。”他的意见和单穆公是一致的，即认为破坏旧有的用乐制度而造大钟，不但浪费国财，有失民心，而且所造大钟不一定能够谐和音律。景王不听，卒铸大钟。次年钟成，“伶人告和”，伶州鸠仍说“未可知也”。又次年景王崩，钟律果然不谐和。

本来，故事至此已相当完整，无须再赘说什么。但是《周语》于此下忽然又出“王将铸无射，问律于伶州鸠”一事。所记伶州鸠语皆是有关乐律问题的答对，其中涉及武王伐殷天象的最紧要的一段如下：

> 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颛顼之所建也，帝喾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鼋，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牵牛焉，则我皇妣大姜之女至伯陵之后逢公之所凭神也。岁之所在，则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马农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经纬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鹑及驷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人神以数合之，以声昭之，数合声和，然后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数，而以律和其声，于是乎有七律。

这一类的话语，在当时大概还是很好懂的，而现在读起来已有如“天书”。文中的几个概念，依韦昭注：“五位”指岁、月、日、星、辰；“三所”指逢公所凭神、周分野所在、后稷所经纬；“七列”指从鹑火之分到天驷所在的张、翼、轸、角、亢、氐、房七宿；“七同”指岁在鹑火到星在天鼋的各次，即十二次中的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星纪、玄枵七次，按地支编排也就是午、未、申、酉、戌、亥、子七次。不过对“七同”似乎也可作另外的解释，即张、翼、轸三宿属于南方，斗、牛二宿及建星属于北方，中间正好隔有东方的角、氐、亢、房、心、尾、箕七宿。此即所谓“南北之揆”，“揆”当通“睽”，义为隔。“同”的概念指配合而言（可参《周礼·大司乐》“六律六同”郑注及孔疏），此指东方各宿配合南北各宿。伶州鸠语的大意谓“七”是天数，也就是自然之数，这种自然之数的规律形之于声即有七音，只有七音谐和才可称是天人相应。七音的谐和要靠律来调节，故有十二律，按七音而言也可称为“七律”。

李学勤先生论伶州鸠语，指出：“自西汉刘歆作

① 收稿日期：2005－06－18

作者简介：张富祥（1950－），男，山东淄博人，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

《世经》以来，历代学者多引为考论武王伐纣年代的依据。近年有些作品表示怀疑，以为伶州鸠杜撰或后人伪作，但未能提出确凿理由。”李先生认为“岁在鹑火”一段话“是《周语下》原文，不可能为后世窜入”，“周朝乐官世代相传着一套与武王伐纣事迹有关的乐律及占候的理论，其起源很可能早到周初”，“伶州鸠家世任乐官，武王时天象应为其先祖所传述”[1](P206—212)。这结论同样不好说已有“确凿理由”。下面仍分别提出一些问题并略作讨论。

1、伶州鸠语前后思想不一致

从《周语》的记载来看，伶州鸠先前对景王问铸钟问题的回答，和单穆公的劝谏一样，展示的完全是传统儒家的观念，即以礼治、生财、保民为言，反对侈乐、费财而制作“离民之器”。可是接下去对十二律和七音的解释及论说却不厌其详，用意与前述并不相“呼应”，反倒使人怀疑是在赞成铸钟，把其事看成是自己职分内的事了。下文还将谈到，伶州鸠语在详述乐律理论之后，接着以武王伐殷天象为举证，实出于兵家言论，与前述铸钟事的资料来源并不相同。

2、伶州鸠所言天象不可能出于传述

近年何炳棣、刘雨二先生撰有批评断代工程的专文，对此已有详细的考辨。他们主要提出了三条意见。第一，伶州鸠语中的“分野”说缺乏逻辑的合理性。按《周礼·春官·保章氏》郑注所引《堪舆》之书，鹑火所对应的周地只能是洛阳的东周，而不会是指西土的宗周；且《堪舆》之书中有韩、赵、魏之“分野”，伶州鸠语中的“分野”说显然也是三家分晋以后流行的战国星占说。第二，伶州鸠语所述天象并非周初原始观测的记录。“岁在鹑火”，据天文学家们研究，凡《左传》、《国语》中所记“岁在某某”者，皆与实际天象不符，而且所差是有规律的，只要以战国中期前后的岁星位置，按12岁一周往上推，即可相符。“日在析木之津”讲太阳所在的星宿位置，而当太阳出来时众星宿皆隐去，无法直接观测；“辰在斗柄”，如果按韦昭注所说是指“日月之会”，即日月在斗宿合朔，那么朔月也是不可见的；“星在天鼋”若指水星，用肉眼也是很难看见的。这些都只能靠推算得知。第三，西周人尚不具备二十八宿和十二次的知识。这方面的材料，目前最早还仅见于湖北出土的战国曾侯乙墓中随葬漆箱盖上的青龙白虎二十八宿图，估计人们对二十八宿的认识不会早到西周，流传至今的《诗》、《书》及金文中也都不见有二十八宿和十二次的痕迹[2](125—127)。以上意见，大体上也代表了当下多数学者的一般看法。

3、《世经》对伶州鸠语的解说不能与伶州鸠语互证

《世经》对伶州鸠语有逐句的解说，其文如下（文中所引称的《传》指《春秋外传》，即《国语》）：

> 三统上元至伐纣之岁，十四万二千一百九岁，岁在鹑火，张十三度。……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岁亦在鹑火，故《传》曰“岁在鹑火，则我有周之分野也”。师初发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故《传》曰“日在析木”。是夕也，月在房五度，房为天驷，故《传》曰“月在天驷”。后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斗柄也，故《传》曰“辰在斗柄”。明日壬辰，晨星始见。癸巳，武王始发。丙午，还（逮）师。戊午，度于孟津。……明日己未冬至，晨星与婺女伏，历建星及牵牛至于婺女天鼋之首，故《传》曰“星在天鼋”。

刘歆用《三统历》推算的日期是不可信的，因而他的天象安排也不合实际，而且他推算岁星的运行用的是超辰法。陈梦家先生说：“《左传》、《国语》并有岁星纪年法，系根据纪元前三七五年前后所见之岁星位置，按岁星十二年一周天之定律推定以前岁星所当年之位（即所谓十二次之次）。然今人精测岁星周天密律为11.8622年，故古人据十二年率推定之岁星所当之年之位置，自与天象不合。伐纣年之岁星虽不在鹑火，然‘岁在鹑火’系纪元前四世纪之人用当时不超辰之岁星纪年法据当时所传西周年数推定者，可由此求得战国中期关于西周年数之记录。乃刘歆用超辰之岁星纪年法（即岁星一百四十四年行一百四十五次，此率亦不正确），按战国中期人用不超辰之岁星纪年法所推得之伐纣年‘岁在鹑火’，而更为推定伐纣在纪元前1122年。此其误有三：一误岁星在鹑火为周初实录，二误用超辰法推算，三无年代之依据。”[3](P499)工程学者或照刘歆的说法，以证“岁在鹑火”到“星在天鼋”这些天象不是完全同时发生的，而是在武王出师直到渡过孟津这段时间里顺次发生的。这其实并不能说明什么，而且是以伶州鸠语信而有征为前提的；然而反过来，欲推证伶州鸠语为正确，又以刘歆的引证为前提。这种互为证据的证明方法不可取。

4、伶州鸠语中包含有“五德终始”说的内容

仔细审查伶州鸠语就可以看出，伶州鸠语中确含有“五德终始”说的内容，而且这些内容与《世经》中的“五德终始”说是属于一个体系的。韦昭注伶州鸠所说的“颛顼之所建也，帝喾受之”二语云：“颛顼，帝喾所代也。帝喾，周之先祖，后稷所出。《礼（记）·祭法》曰：周人禘帝喾而郊稷。颛顼，水德之王，立于北方。帝喾木德，故受之于水。今周以木

德，当受殷之水，犹帝喾之受颛顼也。”这说法便是由《世经》而来的。《世经》中所载的“五德”体系如下：

太昊帝（伏羲）	德始于木，故为帝太昊。
炎帝	以火承木，故为炎帝。
黄帝	火生土，故为土德。
少昊帝	土生金，故为金德。
颛顼帝	金生水，故为水德。
帝喾	水生木，故为木德。
唐帝（尧）	木生火，故为火德。
虞帝（舜）	火生土，故为土德。
伯禹（大禹）	土生金，故为金德。
成汤	金生水，故为水德。
周武王	水生木，故为木德。

这是一种五行相生的系统，与秦王朝曾经使用过的五行相克系统反一调。而《世经》的作者虽然认为上古共工在火木之间，秦王朝在木火之间，当有水德，但皆因“伯而不王”、“任知刑以强”，非是正常的五行之序，故在他们的系统中没有二者的地位，均被当作“闰位”处理。五行相生说在现存古籍中始见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其书第五十八、五十九两篇即分别为《五行相胜》与《五行相生》。汉朝属于哪一种“德”，西汉学者曾经久有争论。高祖时，因为作北田时祀黑帝，故自承为水德，张苍亦以河决金堤之故而定汉为水德。到文帝时，贾谊、公孙臣等人又说汉为土德，因而武帝时曾依土德改制。到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乃倡汉为火德说，其根据即《易·说卦传》中的“帝出乎《震》”一语（《震》卦属东、为木）。《汉书·郊祀志赞》说：

> 刘向父子以为“帝出乎《震》”，故包羲氏始受木德。其后以母传子，终而复始，自神农、黄帝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号，著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统矣。

顾颉刚先生的名文《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对相关内容有极为详尽的讨论[4]（P504—513）。按五行相生说，“五德”的几种重要的对应元素如下：

土德	正朔未详，服色尚黄，数以五为纪，音律尚黄钟
木德	岁首建寅，服色尚青，数以八为纪，音律尚姑洗
金德	岁首建丑，服色尚白，数以九为纪，音律尚无射
火德	岁首建子，服色尚赤，数以七为纪，音律尚林钟
水德	正朔未详，服色尚黑，数以六为纪，音律尚大吕

伶州鸠语讲“数”而专注于“七”，故总括说：“凡人神以数合之，以声昭之，数合声和，然后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数，而以律和其声，于是乎有七律。”“七列”、“七同”、“七律”都合于数尚“七”的制度，是和“火德”相应的，而不与“木德”相应。“七”是天数，“五位三所”之数也是天数，这些数字在古人那里都被赋予神秘的意义。以此言之，伶州鸠语即便不出于刘向父子的托撰或增饰，也决不会是战国中晚期以前的东西。在早也有周为火德之说，秦从五行相克观念而自定为水德，即以周为火德，而这也不能证明伶州鸠语一定出于战国以前。

5、伶州鸠所述武王“吹律定声”故事出于“旋宫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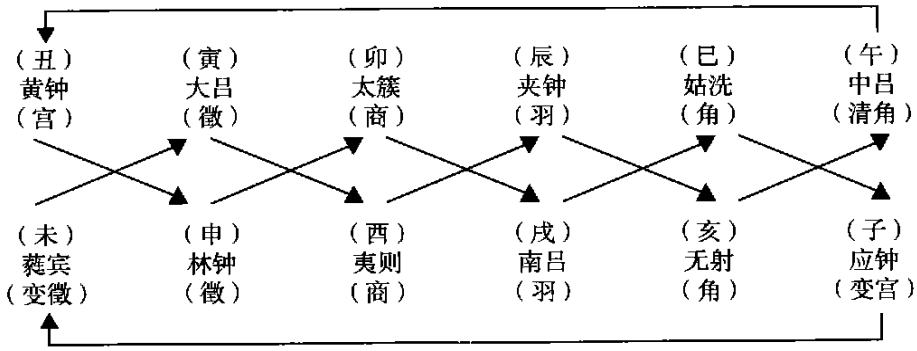
伶州鸠语在上面所录罗列天象的一段后，紧接着又有如下一段（下录为便于分析，分句起行，每句之末分别加次序标号）：

> 王以二月癸亥夜陈，未毕而雨；以夷则之上宫毕，当辰，辰在戌上，故长夷则之上宫，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则也。（A）
>
> 王以黄钟之下宫布戎于牧之野，故谓之“厉”，所以厉六师也。（B）
>
> 以太簇之下宫布令于商，昭显文德，底纣之多罪，故谓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C）
>
> 反及嬴内，以无射之上宫布宪施舍于百姓，故谓之“嬴乱”，所以优柔容民也。（D）

这一段文字，古今无善解，韦注亦多不能明。照我们设想，这些话其实是由汉代流行的所谓“旋宫法”而来的。《礼记·礼运》有云：“五声、六律、十二管，还（旋）相为宫。”郑玄注：“五声，宫、商、角、徵、羽也。其管阳曰律，阴曰吕，布十二辰，始于黄钟。管长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终于南吕，更相为宫，凡六十也。”孔颖达疏对此有详尽的解释：

> 云“终于南吕，更相为宫，凡六十也”者，以十二管更相为宫，以黄钟为始。当其为宫，备有五声，言黄钟下生林钟，林钟上生大簇，……此则相生之次也。随其相生之次，每辰各自为宫，各有五声。十二管相生之次，至中吕而匝。黄钟为第一宫，下生林钟为徵，上生大簇为商，下生南吕为羽，上生姑洗为角；……是十二宫各有五声，凡六十声，南吕最处于末，故云“终于南吕”。

所言实指以十二律轮流作为宫音（主音），以构成不同音高的五声音阶和其他音阶，从而转换出 12 种调式，音高则有 60 种变化。所谓“下生”、“上生”，指各律因三分损益法而确定的相生关系。七音与十二律的配合模式可用下图表示：



此图为黄钟宫调式，即孔疏所说的第一宫。图中箭头表示相生关系，凡上行斜下者称“下生”，下行斜上者称“上生”，应钟生蕤宾、中吕生黄钟则皆属“上生”。①

用此图可以解释上引伶州鸠语。从传说的武王伐商的次序看，伶州鸠语的 B 句指周师至牧野而布兵，应在 A 句之上；A 句指甲子日前一天夜间的排阵，应在 B 句之下。这样，所用“旋宫法”就是正（右）旋的。各句大意可试释如下：

B 句“黄钟之下宫”即林钟律，“下”指下生而言。韦注谓“黄钟在下，故曰下宫也”，不通。林钟律对应于徵音（相当于现代简谱的 5），徵音激厉奋发，“故谓之厉”，“厉”当是“徵”的别称。《史记·律书》：“林钟者，言万物就死，气林林然。”又《刺客列传》：“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变徵之声”近似于现代简谱的 4，更增加几分凄厉。此句写牧野之战前周人激奋誓死之象。

A 句“夷则之上宫”即夹钟律。《史记·律书》：“夹钟者，言阴阳相夹厕也。”《汉书·律历志》：“夹钟，言阴夹助大族（奏），宣四方之气而出种物也。”夹钟对应于羽音（相当于现代简谱的 6）。《史记·刺客列传》：“（荆轲）复为羽声忼慨，士皆目眙目，发尽上指冠。”阴气主兵，此句写战前周人慷慨昂扬之象。但句中“当辰，辰在戌上，故长夷则之上宫”十三字甚费解，疑本为注文而传抄误入正文。“长”字当是“辰”字之讹，盖谓“辰”为“夷则之上宫”。然以夹钟“当辰”，则是以应钟为子，黄钟为丑，……如此则纵向看即“辰在戌上”。一般以黄钟为子，对应于夏历的十一月，而终于应钟为亥，与周正相合；疑伶州鸠语用的是殷正，故上图权且以黄钟为丑。

C 句“以太簇之下宫布令于商”疑有错误。“太簇之下宫”即南吕律，南吕律在上图中对应于羽音而不对应于商音。若从商音，则“太簇之下宫”当作“林钟之上宫”或“大吕之下宫”；若以为“太簇之下宫”不误，且使南吕律为商音，则调式当改换为林钟宫。《史记·律书》：“泰簇者，言万物簇生也。”“南吕者，言阳气之旅入藏也。”《汉书·律历志》：“大族，族、奏也，言阳大奏地而达物也。”“南吕，南、任（妊）也，言阴气旅助夷则任成万物也。”此句写牧野之战胜利后的景象，律中商音（相当于现代简谱的 2），较和缓。然原文称“故谓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又不与太簇或南吕相应，相应的似乎应是大吕律。《汉书·律历志》：“大吕，吕、旅也，言阴大，旅助黄钟宣气而牙（芽）物也。”或者古人的“旋宫法”有不同的编排，因互相牵混而致误。

D 句“无射之上宫”即中吕律，为十二律相生一周的最后一律，相应于清角之音。《韩非子·十过》：“昔者黄帝合鬼神于西太山之上，……大合鬼神，作为清角。”则清角为大合乐之音。《史记·律书》：“中吕者，言万物尽旅而西行也。”《汉书·律历志》：“中吕，言微阴始起，未成著于其中，旅助姑洗宣气齐物也。”此句写战后“布宪施舍于百姓”，有和乐之象。文中“嬴内”、“嬴乱”二词，以往皆不得其解，或释“嬴内”为地名（如指为妫氵内），仅属猜测。按本文理解，“嬴”当读作“盈”，“内”则指后（如《论语·乡党》“不内顾”皇疏：“内，犹后也”），“嬴内”犹言十二律相生次序满一周。“嬴乱”之“乱”，古人或用以指称“乐之卒章”，即终曲，这里也应是指“旋宫法”的最后一宫。

上面的考释似乎离题远了一些，但更可证明诸如伶州鸠语之类的话头不可当真。这类文字绝无可能是战国中晚期以前的遗文，并且很可能出于汉人的托撰或改造。其中的天象内容既出于推算或附会，自然也不可能来自乐官世家的传述。

6、伶州鸠语源出于兵家言论

① 此图若改用同心圆的形式会看得更清楚，所谓“旋宫”即是就同心圆的形式而言的。这里为排印简便计而用行列式。

《史记·律书》讲六律，一开头就有这样一段话：

> 六律为万事根本焉，其于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敌知吉凶，闻声效胜负，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纣，吹律定声，推孟春以至于季冬，杀气相并而言尚宫。同声相从，物之自然，何足怪哉！

有人认为所说“武王伐纣，吹律定声”，便是指《国语》中的伶州鸠语，这也不一定。同样的传说可以有不同的版本，《国语》作者和司马迁的引用也可能同出于兵书，而繁简不同。《周礼·春官·大师》云：“大师，执同律以听军声而诏吉凶。”郑玄注：

> 大师，大起军师。兵书曰：王者行师，出军之日授将弓矢，士卒振旅，将张弓大呼。大师吹律合音，商则战胜军士强，角则军扰多变失士心，宫则军和士卒同心，徵则将急数怒军士劳，羽则兵弱少威明。

古人行军打仗，“吹律定声”而占吉凶，其事关乎天时地利、气象变化、军兵士气、时机选择等种种主客观因素，有后人不可仅以情理推测者。郑玄注明引“兵书”，可知兵书中多有此类内容；而贾公彦疏以为所引乃“武王出兵之书”，又纯然是一种想象。现存的兵书中可供直接对照的是《六韬·龙韬·五音》篇：

> 武王问太公曰：“律音之声，可以知三军之消息、胜负之决乎？”太公曰：“深哉，王之问也！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音，宫、商、角、徵、羽。此其正声也，万代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可以知敌。金、木、水、火、土，各以其胜攻之。……角声应管，当以白虎；徵声应管，当以玄武；商声应管，当以朱雀；羽声应管，当以勾陈；五管声尽不应者，宫也，当以青龙。此五行之符，佐胜之征，成败之机。”……

此篇首数句与上引《史记·律书》之文可说如出一辙，可见司马迁之说亦引自兵书。下面的文字以五声与二十八宿等相应，又与伶州鸠语异曲同工。所以我们说，伶州鸠语多半亦源出于兵家言论。

古人用兵重视天象，又有“吹律定声”之类的名堂，都可以理解。《淮南子·兵略》篇说：“明于星辰日月之运，刑德奇赢之数，背乡（向）左右之便，此战之助也。”所说“背乡左右”是指天象而言的，与“分野”说相应。然而也有不信这一套的，如《韩非子·饰邪》篇说：“初时者，魏数年东乡攻尽陶卫，数年西乡以失其国，此非丰隆、五行、太一、王相、摄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抢、岁星非数年在西也，又非天缺、弧逆、刑星、荧惑、奎台非数年在东也。故曰：……左右背乡不足以专战。”文中罗列了一系列星名，总之是说天象并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时至今日，如果我们仍然相信伶州鸠语中的天象资料为商周之际实录，则无异于相信古代兵家的占星术也都是历史真实。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年代学研究工作中，武王克商年的推求是重中之重。所用技术手段和推求依据大要有五：一是考古遗址的^{14}C测年，一是天文推算，一是文献和金文历谱，一是与文献所见商后期积年的对照估算，一是东汉末郑玄提出的武王克商后在位4年之说。这些手段和依据都存在问题。考古测年其实并不能用以确定具体的年代，此为学者共知。历谱的构建和推排，在商、周历法不能考明及各王在位年数无法确知、铜器断代又缺乏定论的情况下，亦绝难凭据。天文推算有时可以收到奇效，但如本文所考，倘若所依据的是像伶州鸠语这样的伪史料，则一切都无从谈起。工程用以推求武王克商年的天象资料另有两条，即利簋铭文中的“岁鼎”和《荀子·儒效》篇所说的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太岁”。据我们理解，“岁鼎”当训为“岁正”，指岁旦（夏历正月初一），与岁星并无瓜葛；“东面而迎太岁”之说，则是就兵忌而言的，犹言“不能在太岁头上动土”，而虚构形式的太岁纪年法极晚出，也与岁星及商周之际天象扯不上关系。工程专家或“对《周语》伶州鸠语的每月情况进行分析和排列，认为其所述‘日月星辰’的位置浑然一体”，或“将利簋‘岁鼎’等7个历日天象作为克商年应满足的条件，逐项筛选”[5](P46—47)，实均为无益之举。工程最终选定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046年，事实上主要囿于天文推算，而所取商后期积年及武王在位年数亦因牵合这一年份而定。纯按现存文献考察，古本《竹书纪年》记载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027年仍然是最可信的。工程放弃古文本而另搞一套，所拟西周王年除个别年份（懿王元年）准确外，其余大抵都不可据。对此笔者另有详考，兹不赘述。

参考文献：

[1] 李学勤. 夏商周年代学札记[M].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

[2] 何炳棣、刘雨. 怀疑真古，相信假古——夏商周断代工程基本思路质疑[A]. 古史考第九卷[C].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

[3] 陈梦家. 西周铜器断代[M]. 北京：中华书局，2004.

[4] 顾颉刚. 古史辨自序[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5]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 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R].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

责任编辑：侯德彤

（下转第57页）

Systematizing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Passing—dow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earning

LU Yi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he prevailing "systematization of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period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determined the new paradigm of China's modern academic research, but tracing its source shows that it has inherited traditional Chinese learning in many ways. On the one hand, scholars, especially those of "Puxue" (textology), stressed the spirit and method of textual research and directly constituted the academic source of "systematizing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on the other, as a branch of the systematization, the rise of the "distinguishing of ancient history", was deeply rooted in the discriminating tradition in the history of China?s learning.

Key words: systematization of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traditional learning; textual research; distinguishing ancient history; doubt and distinguish

---

(上接第 44 页)

Distinguishing the Astronomical Data in Ling Zhoujiu's Description in "Discourse on Zhou Sate" of Discourse on the States

ZHANG Fu-xiang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Jinan 150100, China)

Abstract: The Astronomical Data in Ling Zhoujiu's Description in "Discourse on Zhou State" of Discourse on the Sates were not genuine data, no the original record in the Early Zhou Dynasty. The project of writing Xia, Shang and Zhou dynastic histories used these data as its important basis. Therefore, the result is reliable.

Key words: Ling Zhoujiu's words; King Wu conquered Shang Dynasty; project of writing Xia, Shang and Zhou dynastic histories